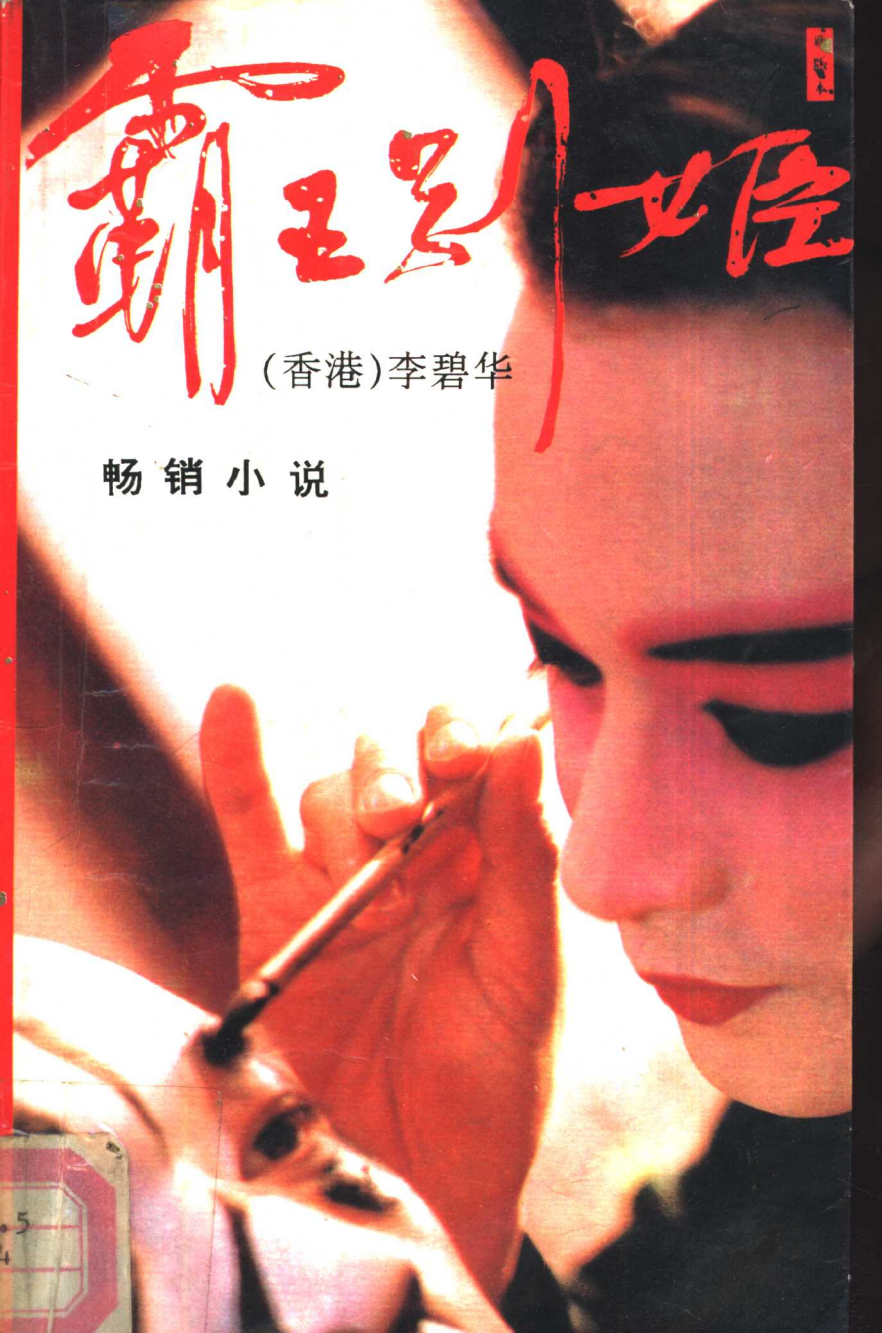


霸王别姬

(香港)李碧华

畅销小说



畅销小说

霸王别姬

(香港)李碧华

人民文学出版社
一九九三年·北京

(京)新登字 002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霸王别姬/李碧华著.-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1993
ISBN 7-02-001729-0

I. 霸…

II. 李…

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现代

IV. 1247.5

责任编辑:彭沁阳 李 昕

封面摄影:陈凯歌

封底摄影:叶锦添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

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

787×960 1/32 $8\frac{1}{2}$ 印张 2 插页 146千字

1993年8月北京第1版 1993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0,001—30,000

定价 5.50 元

内 容 说 明

婊子无情，戏子无义。婊子合该在床上有情，戏子只能在台上有义。

台上，一生一旦，英雄美人，一出《霸王别姬》唱红四十年代的北平。

台下，师兄师弟，性情各异。一个风流倜傥，与红妓两情相悦；一个人戏不分，泥足深陷。由此，三人在爱与恨的漩涡中角逐纠缠……风雨人生沾有缕缕血腥，前尘往事留下几许绮丽和幽怨？

本书已由大陆及港、台三方联合拍成电影，好评如潮。编剧：李碧华、芦苇，导演：陈凯歌，主演：张国荣、巩俐、张丰毅、葛优等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期还出版了李碧华的小说《胭脂扣》、《生死桥》。

作者自述

为免囊橐不继，且具自虐倾向，同期做着多份职业。其中若干份致力于榨取有限之脑汁。七六年秋至今，任职记者、编剧，又在《东方日报》及《香港周刊》撰写专栏及小说，已结集出版：

小说集《胭脂扣》、《霸王别姬》、《青蛇》、《纠缠》、《生死桥》、《潘金莲之前世今生》、《秦俑》、《满洲国妖艳——川岛芳子》、《诱僧》等。

散文集《白开水》、《爆竹烟花》、《红尘》、《青红皂白》、《色相》、《戏弄》、《镜花》、《幽会》、《白发》、《绿腰》、《个体户》、《不但而且只有》、《四条河原町花月》。

目 录

(一) 暑去寒来春复秋	1
(二) 野草闲花满地愁	35
(三) 力拔山兮气盖世	61
(四) 猛抬头 见碧落 月色清明	75
(五) 自古道兵胜负乃是常情	93
(六) 夕阳西下水东流	133
(七) 汉兵已略地 四面楚歌声	161
(八) 君王意气尽 贱妾何聊生	189
(九) 八千子弟俱散尽	223
(十) 虞兮虞兮奈若何	235

附 录

《霸王别姬》唱词	253
----------------	-----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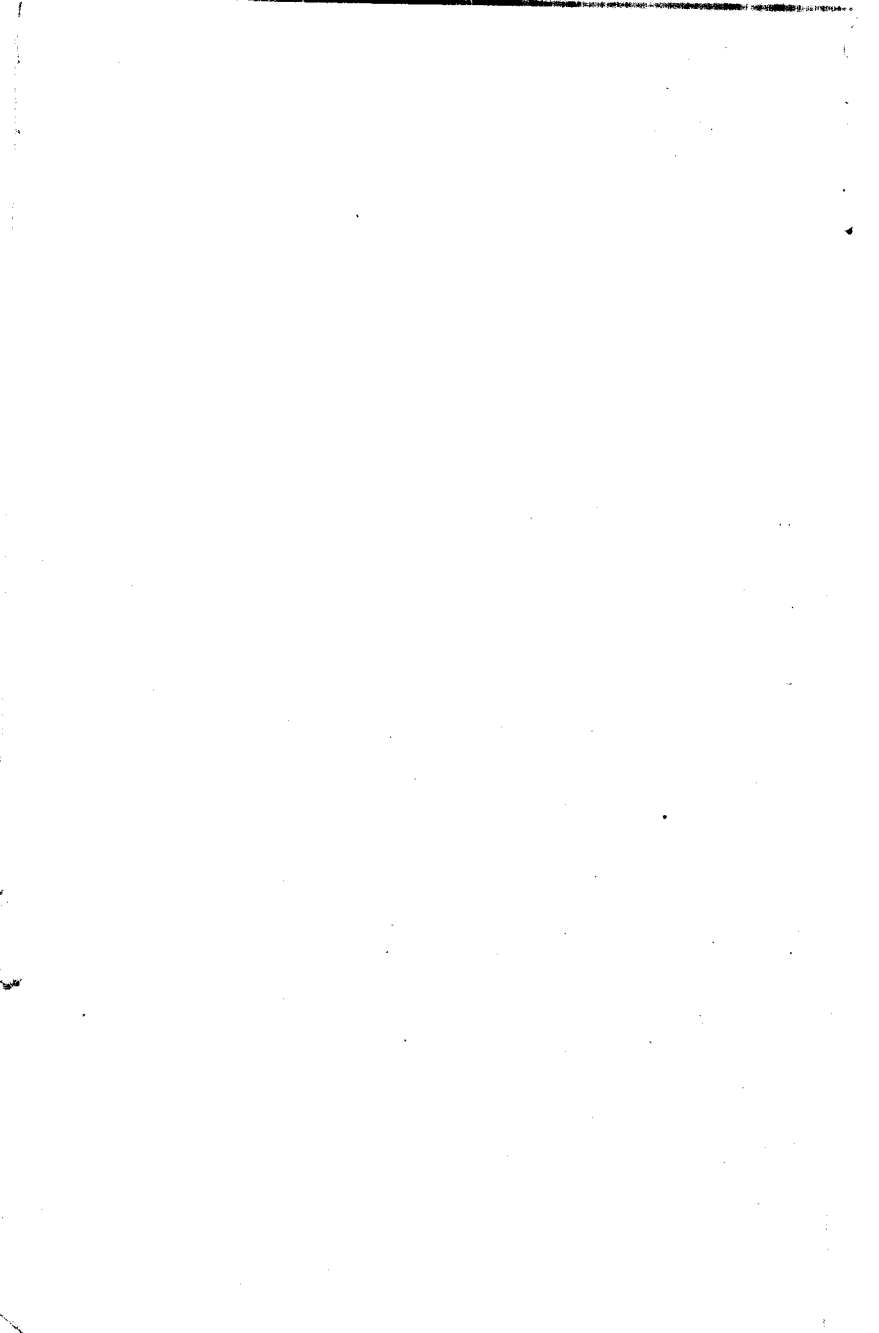
血腥爱情的塑造者

——专访香港神秘女作家李碧华	罗如兰 263
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

电影海报	268
------------	-----

(一)

暑去寒来春复秋



婊子无情，

戏子无义。

婊子合该在床上有情，

戏子，只能在台上有义。

每一个人，有其依附之物。娃娃依附脐带，孩子依附娘亲，女人依附男人。有些人的魅力只在床上，离开了床即又死去。有些人的魅力只在台上，一下台即又死去。一般的，面目模糊的个体，虽则生命相骗太多，含恨地不如意，胡涂一点，也就过去了。生命也是一出戏吧。

折子戏又比演整整的一出戏要好多了。总是不耐烦等它唱完，中间有太多的烦闷转折。茫茫的威胁。要唱完它，不外因为既已开幕，无法逃避。如果人人都是折子戏，只把最精华的，仔细唱一遍，该多美满啊。

帝王将相，才子佳人的故事，诸位听得不少。那些情情义义，恩恩爱爱，卿卿我我，都瑰丽莫名。根本不是人间颜色。

人间，只是抹去了脂粉的脸。

就这两张脸。

他是虞姬，跟他演对手戏的，自是霸王了。霸王乃虞姬所依附之物。君王意气尽，贱妾何聊生？当

他穷途末路，她也活不下去了。但这不过是戏。到底他俩没有死。

怎么说好呢？

咳，他，可是他最爱的男人……真是难以细说从头。

粉霞艳光还未登场，还是先来调弦索，拉胡琴。场面之中，坐下打单皮小鼓，左手司板的先生，仿佛准备好了。明知一一都不落实，仍不免带着陈旧的迷茫的欢喜，拍和着人家的故事。

灯黯了。只一线流光，伴咿呀半响，大红的幔幕扯起——

他俩第一次见面。

民国十八年（一九二九年），冬。

天寒日短，大风刮起，天已奄奄地冷了。大伙都在掂量着，是不是要飞雪的样子。

只是冬阳抖擞着，阴一阵晴一阵。过一天算一天。

天桥又开市了。

漫是人声市声。

天桥在正阳门和永定门之间，东边就是天坛，明清两朝的皇帝，每年到天坛祭祀，都经过这桥，他们把桥北比作凡间人世，桥南算是天界，所以这座桥被视作人间、天上的一道关口，加上又是“天子”走的，便叫“天桥”。

后来，清朝没了，天桥也就堕落凡尘，不再是天子专有。

这里渐渐形成一个小市场，桥北两侧有茶馆、饭

铺、估衣摊。桥西有鸟市，对过有各种小食摊子，还有撂地抠饼的卖艺人。

热热闹闹，兴兴旺旺。

小叫化爱在人多的地方走动，一见地上有香烟屁股，马上伸手去拾。刚好在一双女人的脚，和一双孩子的脚，险险没踩上去当儿，给捡起了，待会一一给拆了，百鸟归巢，重新卷好，一根根卖出去。

女人的鞋是双布鞋，有点残破，那红色，搁久了的血，都变成褐色了。孩子穿的呢，反倒很光鲜登样，就像她把好的全给了他。

她脸上有烟容。实际上廿五六，却沧桑疲惫。嘴唇是擦了点红，眉心还揪了痧，一道红痕，可一眼看出来，是个暗门子。

孩子约莫八九岁光景。面目如同哑谜，让围巾把脖子护盖住。这脖套是新的，看真点，衣裳也是新的。

虽则看不清楚他长相，一双眼睛细致漂亮，初到那么喧嚣的市集，怕生，左手扯着娘的衣角；右手，一直严严地藏入口袋中——就像捏着一个什么神秘的东西。很固执地不肯掏出来。

报童吆喝着：

“号外！号外！东北军戒严了！日本鬼子要开打了！先生来一份吧？”

一个刚就咸菜喝过豆汁，还拎着半个焦圈走过的男人吃他一拦，正要挥手：

“去去！张罗着填饱肚皮还来不及。谁爱开打谁打去！”

乍见女人，认出来，涎着脸：

“哎——你不是艳红吗？我想你呢！”

那挥在半空的手险些打中怯怯的孩子，他忙贴近娘。皱着眉，厌恶这些臭的男人。

艳红也不便得罪他，只啐一口。

拖着孩子过去。

穿过小食摊子，什么馄饨、扒糕、吊子汤、卤煮火烧、爆肚、灌肠、炒肝，还有茶汤、油茶、豌豆黄、爱窝窝、盆儿糕……，只听一阵咚呛乱响，原来是拉洋片的大金牙在招徕，洋片要拉不拉，小锣小鼓小撩吸引着满嘴馋液的男人，他们心痒难熬地，通过箱子的玻璃眼往里瞧……

“往里瞧啦往里瞧，大姑娘洗澡……”

待往前走，又更热闹了。

有说书的、变戏法的、摔跤的、抖空竹的、打把式的、翻筋斗的、掌相声的、拉大弓的、卖大力丸的、演硬气功的、还有拔牙的……

艳红找到她要找的人了。

关师父是个粗汉，身子硬朗，四十多五十了，胡子又浓又黑，很凶，眼睛最厉害了，像个门神——他是连耳洞也有毛的。

她指指身畔的孩子。他瞅瞅他，点个头，又忙着敲锣打鼓，吆喝得差不多，人也紧拢了。

娘爱怜地对孩子道：

“先瞧瞧人家的。”

脖套上一双好奇的大眼睛，长睫毛眨了眨。右手依旧藏在口袋中，只下意识地用左手摸摸自家的

头颅。

因为场中全是光秃秃的脑袋瓜。

关师父手底下的徒儿今儿演猴戏。一个个脸上涂了红黄皂白的油彩，穿了简陋的猴儿装，上场了。

最大的徒儿唤小石头，十二岁了，扮演美猴王，一连串筋斗，翻到圈心。

王母娘娘的蟠桃会，居然把老孙漏掉？心中一气，溜至天宫，偷偷饱餐一顿。只见小石头吊手吊脚，抓脖打虱，惹来四周不少哄笑。

他喝光了酒，吃撑了桃，不忘照顾弟兄，于是顺手牵羊，偷了一袋，又一筋斗翻回水帘洞去。

关师父站在左方，着徒儿一个一个挨次指点着翻出去，扮作乐不可支的小猴，围着齐天大圣，争相献媚，展露身手，以博青睐，获赏仙桃……

观众们都在叫好。

小石头更落力了，起了旋子，拧在半空飞动，才几下——

谁知一下惊呼：

“哎呀！”

彩声陡地止住了。

这个卖艺的孩子失手了。坍到其他猴儿身上。

人丛中开始有取笑，阴阳怪气：

“糟啦糟啦，鼻子撞塌了！”

小石头心有不甘，再拧旋子，慌乱中又不行了。

“什么下三滥的玩艺儿？也敢到天桥来？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！”

地痞闻声过来，落井下石骂骂咧咧：

“回去再夹磨个三五载，再来献宝吧。”

一个个猴儿落荒而逃。见势色不对，正欲一哄而散找个地方躲起来，但四方是人，男女老少，看热闹的，看出丑的，硬是重重围困，众目睽睽。——这样的戏，可更好看呐。都在喝倒彩。

吓得初见场面的孩子们，有些索性蹲下来，抱着头遮丑，直把师父的颜面丢尽。

“小孩儿家嘛，别见怪。请多包涵，包涵！”

关师父陪着笑，在这闹嚷嚷的境地，艺高人胆大，艺短人心慌。都怪徒儿不争气，出不了场。抱着香炉打喷嚏，闹了一脸灰。还是要下台的——下不来也得下。

一个地痞把他收钱用的铜锣踹飞了。

“噔”地一下，眼看那不成材的小癞子，又偷跑了。

关师父急起来：

“哎——抓回来呀！”

场面混乱不堪，人要散了。

小石头猛可站出来，挺挺的。

他朗朗地喊住：

“爷们不要走！不要走！看我小石头的！”

他手持一块砖头，朝自己额上一拍——

砖头应声碎裂了，他可没见血。好一股硬劲！

“果真是小石头呢！”

观众又给他掌声了。还扔下铜板呢。

他像个小英雄似的，挽回一点尊严。

牵着娘手的孩子，头一回见到这么的一个好样

的，吓呆了。非常震撼。

谁知天黑得早。

还下了一场轻浅的初雪。它到早了，人人措手不及。

两行足印，一样轻浅，至一座四合院外，知机地止住了。不可测的天气，不可测的未来。孩子倒退了一步。

这院子坐落北平肉市广和楼不远。

“小豆子，过来。”

娘牵住他的手。她另一只手拎着两包糕点，一个大包，一个小包。外头裹着黄色的纸，纸上迷迷地好似有些红条子，表示喜气。

院子里头传来叱喝声。

只见关师父铁般的脸，闪着怕人的青光，脖子特别粗。眉毛、胡子，连带耳洞的毛都翘起来了。

“你们这算什么？三十六着，走为上着？你们学的是什么艺？拜的是什么师？混帐！”

屋子里饭桌旁，徒儿们，一个一个，脑袋垂得老低，五官都深深埋在胸口似的，一字排开，垂手而立。还在饿着。

满头癞痢的小癞子，一身泥污，已被逮回来，站在最末。

“文的不能唱，武的他妈的不能翻！怎么挣钱？嘎？”

大伙连呼吸也不敢。没有动静。

关师父忽地暴喝。像发现严峻的危机：“连猴儿都演不了，将来怎么做人？妈的！”

一手拎起竹板子，便朝小癞子打下去。

“逃？叫你逃？我调教你这些年你逃？”

小癞子死命忍住，抽搐得快没气。

打过小癞子，又顺便一一都打了，泄愤。

哭声隐隐起了。

“哭？”

谁哭谁多挨几下，无一幸免。就连那拍砖头的小石头也挨打。

“你！明儿早起，自己在院子里练一百下旋子！”

“是。”

“响亮点！”

“是！”

师父再游目四顾，逮住一个。

“你！小三子，上场亮相瞪眼，是怎么个瞪法？现在瞪给我瞧瞧。”

小三子犹豫一下。

“瞪呀！”横来一喝。

他把眼一睁。

师父怒从心上起：“这叫瞪眼？这叫死羊眼！我看你是大烟未抽足啦你。明儿拿面镜子照住，瞪一百下！”

折腾半晚，孩子只以眼角瞥着桌上窝窝头。窝窝头旁边有一大锅汤，汤上浮着几根菜叶。一个个在强忍饥肠辘辘，饿得就像汤中荡漾着的菜叶，浅薄、无主、失魂落魄。

“若要成材显贵，就得下苦功。吃饭吧。”

意犹未尽，还教训着：

“今后再是这副德性，没出息，那可别打白米饭、炒虾仁的主意啦！就是做了鬼，也只有啃窝窝头的份儿！记住啦？”

“记住了！”众口一声。窝窝头也够了。还真是人间美味，一人一个，大口地吃着。小石头用绳子绑了一个铜板，把铜板蘸在油碗中，然后再把油滴到汤里去。大人和小孩，望着那油，一滴、两滴。

都盼苦尽甘来。

“关师父。”

母子二人，已一足踏入一个奇异的充满暴力似的小天地，再也回不了头了。

关师父一回头，见是外人，只吩咐徒儿：“吃好了那边练功去。”

放下饭碗一问：

“什么名儿？”

“问你呀！”娘把这个惶惑的，梦里不知身是客的孩子唤住。

“——小豆子。”怯怯地回应。

“什么？大声点！”

娘赶忙给他剥去了脖套，露出来一张清秀单薄的小脸，好细致的五官。

“小豆子。”

关师父按捺不住欢喜。先摸头、捏脸、看牙齿。真不错，盘儿尖。他又把小豆子扳转了身，然后看腰腿，又把他的手自口袋中给抽出来。

小豆子不愿意。

关师父很奇怪，猛地用力一抽：